

基于认知语义学的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对比分析

刘鼎之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24日

摘要

隐喻是语言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传统语言学理论中认为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和语言现象。莱考夫 (Lakoff, 1980) 则突破了将隐喻作为一种词语之间互相替换的研究思路, 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和认知现象, 其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隐喻的认知力量在于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 这种映射机制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颜色词通常是用来描写自然界事物色彩的词语, 人类的色彩感知通过自然语言表达和固定, 形成了丰富的颜色词语体系。人们对颜色词的研究兴趣经久不衰, 尤其是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出发, 颜色词的隐喻认知机制成为揭示人类语义构建规律的重要切入点。本论文基于认知语义学理论, 探讨了中英颜色词的隐喻认知。研究通过分析大量中英颜色词的隐喻实例, 揭示两种语言在颜色词隐喻认知上的共性与差异, 并从文化、历史、认知模式等方面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 人类共通的认知结构和概念化方式让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存在部分共性, 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催生了二者的诸多差异, 同时中英各自文化内部的颜色隐喻都存在多样性特征, 其语义也会随社会发展产生流变性变化。本成果有助于深化对中英语言文化的理解, 为跨文化交际、语言教学与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认知语义学, 中英颜色词, 隐喻认知, 对比分析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lor Word Metaphor Cognition Based on Cognitive Semantics

Dingzhi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December 16, 2025; accepted: March 6, 2026; published: March 24, 2026

文章引用: 刘鼎之. 基于认知语义学的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对比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3): 523-532.
DOI: 10.12677/ml.2026.143251

Abstract

Metaphor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languag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theories consider metaphor to be just a rhetorical device and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Lakoff broke through the research idea of metaphor as a kind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words, arguing tha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more importantly, a thinking and cognitive phenomenon. Its essence lie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type of thing through another. The cognitive power of metaphor lies in mapping the schematic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domain to the target domain, which is a core mechanism in cognitive semantics. Color words are typically used to describe the colors of things in nature, and human color perception is expressed and fixed in natural language, forming a rich system of color terms. The interest in color words has endured for a long tim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emantics, the metaphorical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color word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revealing the laws of human semantic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seman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aphorical cognition of color 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metaphorical exampl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lor word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 the cognition of color word metaphors are revealed, and the caus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e, history, and cognitive patter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mon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methods of human beings lead to some commonalities in metaphorical cognition, whil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cognitive habits give rise to many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or metaphors within the respective cultures of China and Britain al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and their semantics will also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work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Cognitive Semantics, Chinese-English Color Words, Metaphorical Cogni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颜色词作为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用于描述客观世界的色彩，更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意义，反映了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文化内涵。中英两种语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颜色词的隐喻使用各具特色。且在各自文化内部，颜色词的隐喻语义并非单一固定，而是存在多元解读的可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研究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基于认知语义学探讨颜色词的隐喻认知，有助于丰富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内容，拓展隐喻认知的研究领域，揭示语义构建的跨语言规律；在实践中，能够为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翻译实践等提供有力指导，减少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与障碍。认知语义学强调语义的认知基础，认为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本方式，这为颜色词的隐喻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

1.2. 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颜色词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主要集中在颜色词的基本语义和文化象征意义上。近年

来,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角度探讨颜色词的隐喻现象[1]。在中英颜色词对比研究方面, 已有不少成果, 但基于认知语义学理论的系统对比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现有研究多侧重主流文化语境下的颜色隐喻解读, 对文化内部的非主流用法和语义流变性关注不足

部分研究侧重文化内涵的解读, 而对认知机制的挖掘不够充分; 有些研究虽涉及隐喻认知, 但缺乏对大量语料的细致分析和认知语义学理论的深度融合。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范畴化理论等为颜色词的隐喻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亟需在此框架下开展更系统的对比研究。同时纳入对文化内部多样性和语义流变性的探讨。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明确研究方向; 借助中英权威词典, 收集丰富的颜色词隐喻语料, 这些语料既包含主流用法, 也纳入了非主流的范例, 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运用对比分析法, 深入剖析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在各个维度上的异同。

创新之处在于将认知语义学理论全面贯穿于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对比分析中, 从概念隐喻、认知模式、文化背景等多个层面系统阐释隐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同时结合详实的语料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本研究突破了对颜色词文化隐喻的本质化解读, 承认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颜色隐喻的流变性, 探讨了反例或不符合主流解释的用法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突破了传统语义学对颜色词的静态分析, 从认知语义学的动态视角揭示颜色词隐喻的语义构建机制。

2. 体认语言学理论基础

2.1. 体认语言学的核心观点

认知语义学强调语言与人类认知的紧密联系, 认为语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产物, 是概念化的结果。人类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形成认知经验, 这些经验经过认知加工形成概念和范畴, 进而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 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会因文化内部的群体差异呈现出多元性。

在认知语义学中, “语义”并非独立于认知的客观存在, 而是与人类的感知、经验、想象等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范畴化、概念隐喻、转喻等是认知语义学解释语义构建和扩展的重要理论工具。以颜色词为例, 人类对色彩的视觉感知是基础, 基于此产生的联想、情感和抽象概念通过隐喻等认知手段映射到其他领域,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颜色词隐喻意义。同一颜色在同一文化中, 也会因群体认知不同产生不同的隐喻解读[2]。

2.2. 隐喻在体认语言学中的作用

隐喻是认知语义学中的核心认知机制, 是人类构建概念系统、拓展语义范畴的重要方式。认知语义学认为,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它通过将熟悉的、具体的源域概念映射到陌生的、抽象的目标域概念上, 实现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和表达。这种映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会随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流变[3]。

在颜色词隐喻中, 颜色作为源域, 其物理属性和所引发的认知体验被映射到情感、性格、社会现象等目标域上, 帮助人们用直观的色彩感受来理解和表达复杂的抽象概念。例如, “red with anger” (气得脸红)将“红色”与“愤怒”联系起来, 这种隐喻表达基于人类对“红色”的生理感知和对“愤怒”情绪的认知体验, 通过概念隐喻的映射机制, 使抽象的情绪状态通过具体的颜色得以形象化表达。认知语义

学的概念隐喻理论为解释这种跨域映射提供了理论基础,认为隐喻映射遵循“恒定原则”,即源域的认知结构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保持认知拓扑的一致性。这一原则在具体使用中会因文化内部差异呈现灵活表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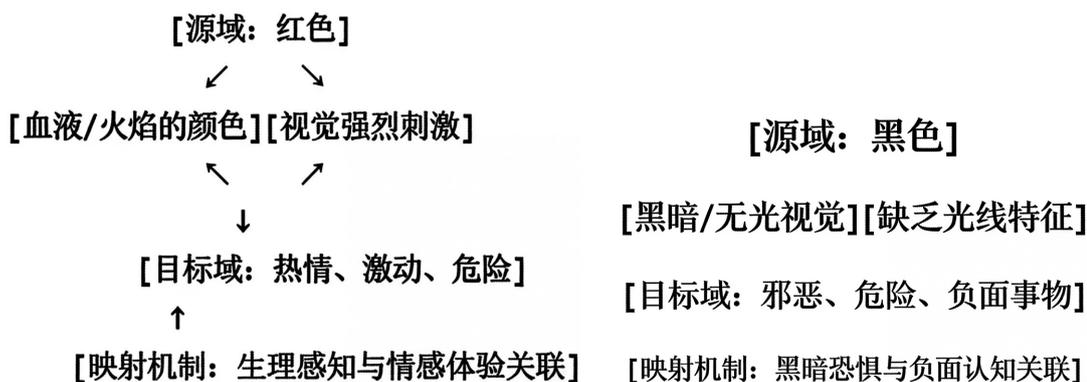
3. 中英颜色词隐喻的共性分析

3.1. 基于人类生理感知的隐喻共性

人类具有共同的认知结构和感知能力,这是中英颜色词隐喻产生共性的基础之一。认知语义学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体经验塑造的,这种具身认知使得不同语言在颜色词隐喻上存在共性。

例如,红色通常与血液、火焰的颜色相近,而血液和火焰在人类的认知经验中都与强烈的情感、活力和危险等概念相关联。在中英文中,“红”(red)都常被用来隐喻热情、激动、危险等含义。中文里有“脸红心跳”形容人激动的状态,英文中“red-hot”表示炽热的、激烈的,“red flag”表示危险信号。这种共性源于人类对红色的共同感知和认知体验,通过概念隐喻的方式将红色的物理属性映射到情感和抽象概念领域[5]。

同样,黑色(black)由于其与黑暗、无光的视觉联系,在中英文中都常隐喻负面的概念,如中文的“黑暗势力”,英文的“blackmail”(敲诈,字面意思为黑色邮件,暗示不正当、邪恶的行为)。这体现了人类对“黑暗”的共同认知体验,将其映射到负面概念域,形成了跨语言的隐喻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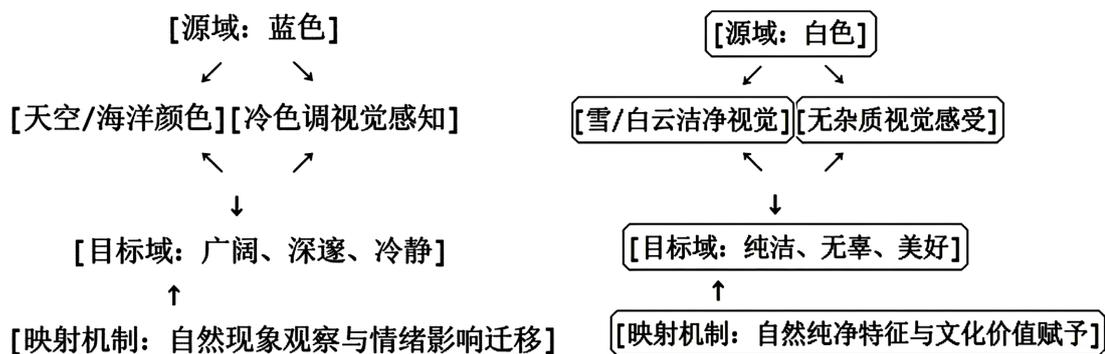


3.2. 源于自然现象认知的隐喻共性

中英两国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概念化方式有相似之处,这也导致了颜色词隐喻的共性。认知语义学认为,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概念化过程是形成语义的重要基础,相似的自然环境和认知方式会导致相似的隐喻映射。

比如,蓝色(blue)在中英文中都与天空、海洋相关联,进而隐喻出广阔、深邃、冷静等含义。中文里有“蓝天碧海”描绘广阔的自然景象,英文中“blue sky thinking”表示富有想象力的、开阔的思维方式;“calm blue ocean”(平静的蓝色海洋)象征着平静与安宁。这种共性源于人类对天空和海洋的共同感知,将“蓝色”与“广阔”“深邃”等概念通过隐喻机制建立联系。

白色(white)与雪、白云的颜色一致,在两种语言中都常被赋予纯洁、无辜、美好的隐喻意义。中文的“洁白无瑕”和英文的“white as snow”(洁白如雪)都表达了纯洁的概念。这是因为人类对“雪”和“白云”的洁净感知通过概念隐喻映射到“纯洁”的抽象概念域,形成了跨语言的语义共性。即便存在少量非主流解读,也未改变这一主流的隐喻认知[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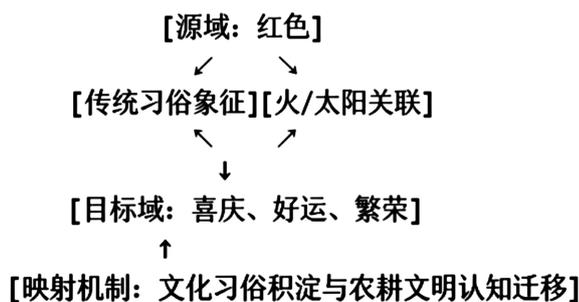
4. 中英颜色词隐喻的差异分析

4.1. 文化内涵差异导致的隐喻差异

4.1.1.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隐喻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与中国文化中对红色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中国文化中的红色隐喻并非单一固化，而是存在多元解读，其语义也会随时代发展产生流变。认知语义学认为，文化认知会影响概念的构建和隐喻的映射。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与喜庆、吉祥、繁荣等概念紧密相连，源于中国古代对红色的崇尚，如春节期间张贴红色春联、挂红灯笼，结婚时穿红色礼服等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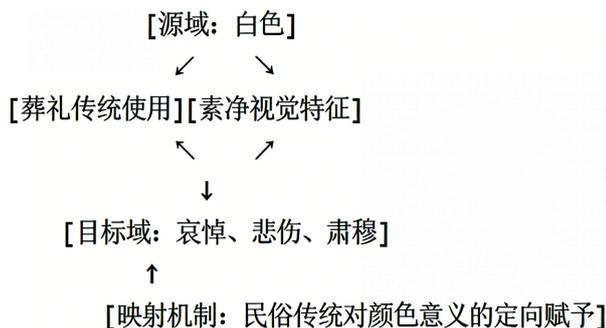
因此，“红”在中国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隐喻，如“红利”指经济上的收益，“红运当头”表示好运降临。这种隐喻映射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红色的正面认知和情感投射。但中国文化中红色也有非主流的隐喻用法，如“红牌”代表警告与处罚，“红眼”表示嫉妒，这类用法的出现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在英国文化中，红色虽然也有热情等含义，但在喜庆、吉祥方面的隐喻相对较少，更多地与血腥、暴力等负面概念相关联，如“red-handed”（当场，字面意思为双手沾满鲜血，形容犯罪行为被当场抓住）。这种差异源于中英两国不同的文化认知模式，英国文化中对红色的认知更多与危险和暴力经验相关，导致了不同的隐喻映射方向。同时英国文化中的红色隐喻也存在流变性，现代语境中红色常被用来表达活力、时尚等正面含义，这一变化与跨文化交流和审美多元化相关[7]。



4.1.2. 白色在中英文化中的隐喻对比

在英美文化中，白色常被视为纯洁、神圣、美好的象征，如“white wedding”（白色婚礼，象征纯洁的婚姻），“white lie”（善意的谎言，被认为是无害的、纯洁的谎言）。这种隐喻认知与西方文化中对白色的概念化方式密切相关，白色在基督教文化中与神圣观念相关，被赋予了积极的文化内涵。但英美文化中白色也有反主流的隐喻用法，如“white elephant”表示昂贵而无用的事物，这类用法的出现与特定的历史故事和社会经验相关。

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传统上与哀悼、悲伤、丧事相关，如葬礼上人们穿白色孝服。这种差异源于中英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中国文化中白色在丧葬仪式中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白色-哀悼”的隐喻映射，与西方文化中的“白色-纯洁”映射截然不同。认知语义学认为，文化认知是影响隐喻映射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对同一颜色词的不同概念化方式和隐喻构建。而中国文化中的白色隐喻具有明显的流变性，现代语境中白色被广泛用于表达简约、时尚、纯洁等正面含义，白色婚纱在现代婚礼中的普及就是典型体现，这一变化与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审美观念转变密切相关[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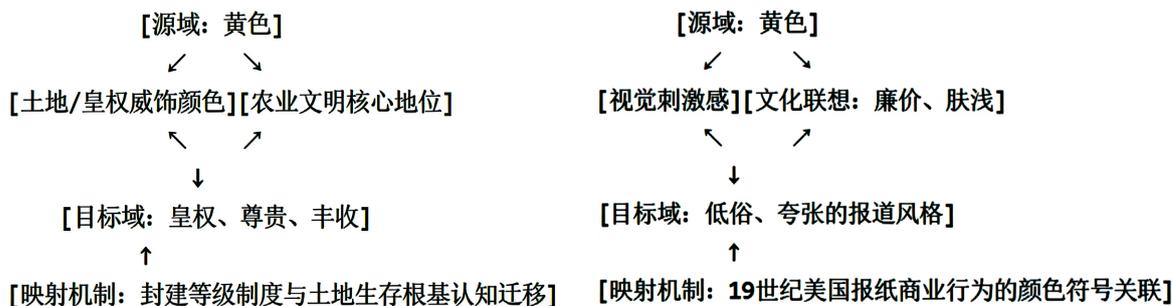


4.2. 历史传统文化差异导致的隐喻差异

4.2.1.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隐喻

在中国古代，黄色被视为皇家专用颜色，象征着皇权、尊贵、庄严等，如“黄袍加身”表示称帝，“黄道吉日”被认为是宜于办事的好日子。这种隐喻源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的等级制度和对黄色的认知传统，认知语义学认为，历史认知传统会沉淀为稳定的概念结构，影响隐喻的形成和使用。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与土地颜色相近，而土地在农业文明中具有核心地位，这种认知经验通过隐喻机制映射到皇权和尊贵的概念域，形成了独特的隐喻意义。中国文化中的黄色隐喻存在显著的流变性和多样性，现代语境中其皇权隐喻逐渐淡化，既可以代表温馨、活力等正面含义，也因外来文化影响出现了指代低俗内容的非主流用法，这类用法的传播与现代媒体发展相关。而在英语中，黄色(yellow)有时有胆小、怯懦、卑鄙的隐喻含义，如“yellow-bellied”(胆小的)，“yellow journalism”(黄色新闻，指低俗、夸张、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这种差异与英国的历史文化和认知观念有关。英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和社会认知使得黄色被赋予了负面的隐喻意义，体现了不同历史认知传统对隐喻构建的影响。现代英语语境中，黄色也有反主流的正向隐喻，如代表阳光、快乐，这一变化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密切相关[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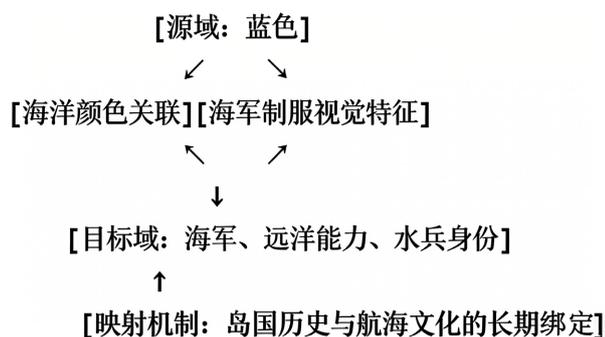


4.2.2. 蓝色在英国文化中的独特隐喻

英国由于其海洋文化和航海历史，蓝色在其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隐喻意义。除了与天空、海洋相关的

广阔、深邃等含义外，蓝色还与航海、海军等概念紧密相连，例如“blue water navy”（蓝水海军，指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bluejacket”（水兵，原指英国海军士兵的蓝色制服）。

这种独特的隐喻源于英国的海洋历史和认知模式，认知语义学认为，特定的历史经验会形成独特的概念网络，导致特定的隐喻映射。英国文化中的蓝色隐喻存在内部多样性，如“blue”在部分语境中表示忧郁、沮丧，这一隐喻与航海生活的艰辛和海洋环境的多变相关。在中国文化中，蓝色虽然也有一些与天空、海洋相关的隐喻，但缺乏像英国文化中这种与航海历史紧密相关的特定隐喻，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认知传统以大陆农业文明为主，与英国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模式和隐喻体系。现代中国文化中，蓝色也因跨文化交流融入了科技、时尚等新的隐喻含义，这一变化体现了颜色隐喻的流变性[10]。



5. 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差异的原因探讨

5.1. 地理环境因素

中英两国地理环境的差异对颜色词隐喻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模式。认知语义学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基础，影响着概念的形成和隐喻的构建，地理环境的影响并非绝对，会与文化内部的群体选择结合呈现多元结果。

英国作为岛国，四周环海，海洋在其历史发展、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与海洋相关的蓝色在其语言隐喻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具有丰富多样的航海相关隐喻。英国不同地区的群体因与海洋关联度不同，对蓝色的隐喻认知也存在细微差别。而中国地处亚洲大陆，广袤的陆地、丰富的内陆资源以及悠久的农业文明使得黄色(与土地颜色相近)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10]，如与土地、皇权、丰收等概念的紧密联系。

同时，中国多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也影响了人们对其他颜色的感知和隐喻认知，如北方冬季的白雪皑皑使得白色在文化中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中国南方地区因降雪较少，对白色的隐喻认知与北方存在细微差异，这是地理环境带来的文化内部多样性。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中英两国人民认知模式的不同，进而影响了颜色词隐喻的构建和使用，而交通和通讯的发展让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渐弱化，推动了颜色隐喻语义的流变性。

5.2. 历史文化发展进程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经历了漫长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统治时期，这使得颜色词的隐喻受到了封建等级制度、传统文化观念(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深刻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系统，这一概念系统会随历史发展产生流变，不同历史阶段也存在颜色隐喻的多元解读。

例如，黄色的皇家专用色地位就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红色的喜庆吉祥如意也与传统文化中的祥瑞观念密切相关[11]。认知语义学认为，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会塑造特定的概念系统，影响隐喻的映射方式。

而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海洋贸易、殖民扩张、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塑造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概念系统。

航海冒险使得蓝色与航海相关的隐喻不断丰富，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也对颜色词隐喻产生了一定影响，如“black-coated worker”（白领工人，最初指穿着黑色外套的办公室职员，反映了当时的职业形象和社会阶层划分）。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导致了中英两国颜色词隐喻概念系统的差异，反映了认知语义学中概念系统与历史文化的紧密联系。中英两国在现代都经历了跨文化交流和社会结构变革，传统的颜色隐喻概念系统被打破，新兴的隐喻用法不断出现，体现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

5.3. 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

宗教信仰在中英两国文化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颜色词隐喻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认知范畴的构建。在英国，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中对白色的崇尚(如白色象征着耶稣的纯洁和神圣)使得白色在文化中有了积极美好的隐喻意义，这种宗教认知将白色范畴化为“纯洁”的象征。

而在中国，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以及民间传统习俗也赋予了颜色词独特的内涵。例如，道教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将颜色与方位、季节、五行等概念相联系，进一步丰富了颜色词的隐喻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认知范畴。

民俗传统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习俗中颜色的使用习惯代代相传，强化了颜色词的特定隐喻意义，如春节用红色、葬礼用白色等；英国的民俗传统如圣诞节、万圣节等节日中的颜色象征也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影响着颜色词的隐喻用法。认知语义学认为，宗教信仰和民俗传统是构建认知范畴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信仰和传统导致了颜色词在不同语言中的范畴化差异，进而形成了隐喻认知的差异。

6. 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对比分析的应用价值

6.1. 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

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差异至关重要。认知语义学强调语义的认知基础和文化差异，因此正确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人们避免误解和交际障碍。

例如，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企业若赠送英国合作伙伴红色包装的礼物，可能需要适当解释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喜庆含义，以免对方误解为过于激进或具有其他负面暗示。同样，英国品牌在中国市场推广时，也需要谨慎选择颜色，避免因颜色词隐喻的文化认知差异而影响品牌形象和市场接受度。

对于颜色词隐喻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对方的文化信息，表达自己的意图，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和质量，这体现了认知语义学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实践价值。

6.2. 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英语教学和汉语教学中，融入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对比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和深度。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了解中文颜色词隐喻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认知机制，可以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提高汉语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掌握英文颜色词的隐喻用法有助于提高英语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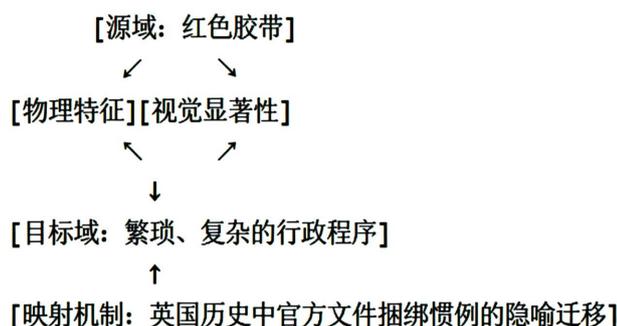
教师可以通过对比分析中英颜色词的隐喻实例，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颜色词意义的构建和演变，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语言运用能力。例如，在讲解英语单词“blue”的隐喻意义时，可以与中文中蓝色的隐喻含义进行对比，让学生更加清晰地掌握其用法和文化差异，这符合认知语义学指导下的

外语教学理念[12]。

6.3. 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在翻译过程中，颜色词隐喻的准确翻译是一个难点。由于中英颜色词隐喻存在诸多差异，译者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和文化背景，灵活运用翻译技巧，选择合适的目标语言表达方式。认知语义学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帮助译者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颜色词隐喻的认知基础和文化差异。

对于具有相似隐喻意义的颜色词，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颜色词和隐喻意义，如“black and white”（黑白分明）；对于隐喻意义差异较大的颜色词，则需要意译，将其隐喻内涵用目标语言中合适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如“red tape”（官僚作风，字面意思为红色胶带，这里不能直译为“红带”，而是根据其隐喻的繁琐、复杂的行政程序含义进行意译）[13]。



通过对中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深入研究，译者可以更好地把握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实现跨文化的有效沟通，这体现了认知语义学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应用价值。

7. 结论

本研究基于认知语义学理论，对中英颜色词的隐喻认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对比分析。本研究突破了文化本质主义的解读方式，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颜色隐喻语义的流变性纳入研究范畴，探讨了反例或不符合主流解释的用法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通过探讨中英颜色词隐喻的共性与差异，并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等方面剖析其成因，揭示了颜色词隐喻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认知机制。

研究发现，人类共同的认知结构和对自然现象的基本概念化方式导致了中英颜色词隐喻的某些共性，而两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发展轨迹和认知模式则催生了众多显著的差异。同时中英两国各自的文化内部，颜色词隐喻都存在多元解读的多样性特征，其语义也会随社会文化发展、跨文化交流、认知经验丰富呈现流变性，反例或非主流用法的出现与特定的社会事件、群体认知、时代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发现对于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纳入更多语言中的颜色词隐喻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探索颜色词隐喻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同时，可以结合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深入探究颜色词隐喻认知的神经机制和心理过程，为认知语义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 [3] 王寅. 认知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4]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5] 杨玉, 李桂丽. 英汉颜色词惯用语隐喻认知对比分析——以“红色”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3(2): 147-149.
- [6] 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1): 14-22.
- [7] 刘希. 论英语中“red”和汉语中“红色”的隐喻认知对比[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10): 297.
- [8] 叶晗修. “白色”在英汉语言文化中的比较与翻译[J]. 教学与管理, 2010(12): 77-78.
- [9] 朴宝兰. 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概念隐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9.
- [10] 岳凤霞. 中英基本颜色隐喻认知研究[J]. 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 2009(10): 47-48.
- [11] 石旺君. 中英颜色词认知差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J]. 长沙大学学报, 2020, 34(4): 134-137.
- [12] 李蕾蕾. 汉语基本颜色词的隐喻义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8.
- [13] 朱俐. 认知模式与汉英颜色词的翻译[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7): 134-135.